

獻給鄉村的詩

艾青著 · 北門版





獻給鄉村的詩

青 艾

• 北門出版社 •

獻給鄉村的詩

著者：艾 青

發行人：李 公 樸

出版者：北門出版社

總社：昆明北門街
九十七號

分社：重慶臨江順城
街二十二號

1946.3月再版
1945.6月初版
總頁九十二面
G302 1-3000

艾青詩預告

市 城 與 野 原

法國・VERHAREN著

序

我生長在中國農村，寫了些農村的詩，這些詩，寫的不是在同一的時間，也不是同一的地點，風格就不能一致，現在把牠們集攏來，無非是把牠們結束在一起，以免散失的意思。

新的農村，新的農民正在中國生長，這是值得中國的詩人們拭目注視的。我的這個集子，寫的是舊的農村，用的是舊的感情。我們出身的階級，給我很大的負累，使我至今還不可能用一個純粹的農民的眼光看中國的農村。但是這個無限廣闊的國家的無限豐富的農村生活——無論舊的還是新的——都要求着在新詩上有牠的重要篇幅，我真是何等渴望能多多地讀到純粹的農民氣息的詩啊！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獻給鄉村的詩 目次：

序

獻給鄉村的詩·····	一
當黎明穿上了白衣·····	二
陽光在遠處·····	三
鵜·····	四
水鳥·····	六
高粱·····	八
篝火·····	一〇
老人·····	一二

蛙捉者……………二四

古松……………二七

河……………三〇

村莊……………三三

公路……………三九

強盜和詩人……………四九

出發……………五三

我的父親……………五七

沒有彌撒……………七九

獻給鄉村的詩

我的詩獻給中國的一個小小的鄉村——

牠被一條山崗所伸出的手臂環護着。

山岡上是年老的常常呻吟的松樹；

紅葉子像鵬掌般掙開着的楓樹；

高大的結着戴帽子的果實的櫟子樹；

和老槐樹，十幹被雷霆劈斷的老槐樹；

這些年老的樹在山岡上集成樹林，

蔭蔽着一個古老的鄉村和牠的居民。

我想起鄉村邊上澄清的池沼——

牠的周圍密密地環抱着濃綠的楊柳，

水面浮着菱葉、水葫蘆葉、睡蓮的白花。

牠是天的忠心的伴侶、映着天的歡笑和愁苦；

牠是雲的梳妝台，太陽、月亮、飛鳥的鏡子；

牠是羣星的沐浴處，水禽的游泳池；

而老實又龐大的水牛從水裏伸出了頭，

看着村婦蹲在石板上洗着蔬菜和衣服。

我想起鄉村裏幽靜的菓樹園——

園裏種滿桃子、杏子、李子、石榴和林檎，

外面圍着石砌的圍牆，或竹編的籬笆，

牆上或籬笆上爬滿了薔薇和紡車花；

那裏是喜鵲的家，麻雀的遊戲場；

蜜蜂的釀造室，螞蟻的堆貨棧；

蟋蟀的練音房，紡織娘的彈奏處；

而殘忍的蜘蛛偷偷地織着網捕捉蝴蝶。

我想起鄉村路邊的石井——

青石砌成的六角形石井是鄉村的儲水庫，

汲水的年月久了，牠的邊沿已刻着繩跡，

暗綠而濡濕的青苔也已長滿牠的周圍，

我想起鄉村田野上的道路——

用卵石或石板鋪的曲折窄小的道路，

牠們從鄉村通到溪流、山岡和樹林，

通過森林後面和山那面的另一個鄉村。

我想起鄉村附近的小溪——

牠無日無夜的從遠方引來了流水

給鄉村灌溉田地、菓樹園、池沼和井，

供給鄉村上的居民們以足夠的飲料，

我想起鄉村附近小溪上的木橋——

牠因勞苦削瘦得只剩了一副骨骼，

長年的赤露着瘦長的腿站在水裏，

讓村民們從牠駝着的背脊骨上走過。

我想起鄉村中間平坦的曠場——

牠是村童們的競技場，角力和摔跤的地方，
大人們在那裏打麥、攢豆、颯穀、篩米……
長長的橫竹竿上飄着未乾的衣服和褲子；
寬大的地蓆上鋪晒着大麥、黃豆和蕎麥，
夏天晚上人們在那裏談天、乘涼、甚至爭吵，
冬天早晨在那裏解開衣服找蟲子、曬太陽；
假如一頭牛從山崖跌下，牠就成了屠場——

我想起鄉村裏簡陋的房屋——

牠們緊緊地挨擠着，好像冬天寒冷的人們，
牠們被柴煙熏成烏黑，到處掛滿了塵埃，
裏面充溢着女人的叱罵和小孩的啼哭；

屋簷下懸掛着向日葵和蘿蔔的種子，
和成串的焦紅的辣椒，枯黃的乾菜；
小小的窗子凝望着村外的道路，
看着山巒以及遠處山腳下的村落。

我想起鄉村裏最老的老人——
他的鬚髮灰白，他的牙齒掉了，耳朵聾了。
手像紫荊藤緊緊地握着拐杖，

從市集回來的村民高聲的和他談着市情；
我想起鄉村裏最老的女人——

自從一次出嫁到這鄉村，她就沒有離開過，
她沒有看見過帆船，更不必說火車、輪船，

他的子孫都死光了，她却很驕傲的活着。

我想起鄉村裏重壓下的農夫——

他們的臉像松樹一樣發繃而陰鬱，

他們的背被過重的挑擔壓成弓形，

他們的眼睛被失望與怨憤磨成混沌；

我想起這些農夫的忠厚的妻子——

他們貧血的臉像土地一樣灰黃，

他們整天忙着磨穀、椿米、燒飯、餵豬，

一邊納鞋底一邊把奶頭塞進嬰孩啼哭的嘴。

我想起鄉村裏的牧童們，

想起用汚手擦着眼睛的童養媳們，

想起沒有土地沒有耕牛的佃戶們，

想起除了身體和衣服之外什麼也沒有的雇農們，

想起建造房屋的木匠們、石匠們、泥水匠們，

想起屠夫們、鐵匠們、裁縫們，

想起所有這些被窮困所折磨的人們——

他們終年勞苦，從未得到應有的報酬。

我的詩獻給鄉村裏一切不幸的人——

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記起他們，

記起那些被山嶺把他們和世界隔開的人，

他們的性格像野豬一樣、沉默而兇猛，

他們長久地被蒙蔽、欺騙與愚弄；

每個臉上都隱藏着不曾爆發的憤恨；

他們衣襟遮掩着的懷裏歪插着尖長快利的刀子，

那藏在套裏的刀鋒，期待着復仇的來臨。

我的詩獻給生長我的小小的鄉村——

卑微的，沒有人注意的小小的鄉村，

牠像中國大地上的千百萬的鄉村。

牠存在於我的心裏，像母親存在兒子心裏。

縱然明麗的風光和污穢的生活形成了對照，

而自然的恩惠也不會彌補了居民的貧窮，

這是不合理的；牠應該有牠和自然一致的和諧。

爲了反抗欺騙與壓榨，牠將從沉睡中起來。

一九四二·九，七。

當黎明穿上了白衣

紫藍的林子與林子之間

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

綠的草原，

綠的草原，草原上流着

——新鮮的乳液似的煙……

啊，當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時候，
田野是多麼新鮮！

看，

微黃的燈光，